

第十届

新概念

作文大赛获奖者

散文精选



田涯 陈杨 选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十届

新概念

作文大赛获奖者

散文精选



田涯 陈杨 选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散文精选/田涯、陈杨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54-3760-0

I. 第… II. ①田…②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819 号

责任编辑:刘青 尹志勇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50毫米×1050毫米 1/16 印张:11.25 插页:1

版次: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3千字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陈元军

墙上的小洞 1

丁 玫

谁在暗处 6

郭 龙

彩蝶翩跹 11

林培源

浮光掠影 18

流连场 26

云上的日子 34

陈志明

十字街头 40

戴诗语

街 44

刘 文

回首 47



李 雪

十七岁的前前后后 51

戢子丰

飞鸟与世界的尽头 63

马岩龙

舞台角色 69

邱 天

Faramita 77

除夕夜的冷色或暖色 91

王林琦

低着头走路的孩子 95

杨晓梦

荏苒声源 98

如果我还记得你 103

周丽晶

陌路 108

章文佳

三个人的圣经 117

周佩鑫

一本书的旅行 121



张 衡

L W G 125

沉沦思念 134

张翼飞

花嫁 142

张 晓

夕阳落下的模样 147

旅人未古 155

许 强

公交车上的乡下人 163

徐筱雅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70

缪斯的代价 173



墙上的小洞

陈元军

我那简陋的屋子里有一面墙。

这面墙没什么独特之处，它和另外三面墙一样是白色的，劣迹斑斑，因为年深日久，墙上的石灰已经开始剥落，像是人的脚会脱皮一样剥落。

这面墙惟一不同于另外三面墙的是，墙上有一个小洞，我把一只眼睛对准这个洞，就看到了一个男人。

第一次我看到这个男人时，我吓了一跳，这个男人和我一般高，在一米七五以上，但是却被关在一间很窄小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大概只有一米七高，宽只有一米五，长也只是一米八的样子，在屋子里放着一张一米长的铁床，床是与墙连在一起的。在这样窄小的屋子里，怎么住人？

显然这个男人是被什么人强行关在屋子里的，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用力地踢那扇只有半米高的小门——那扇门也是如此的窄小，给人错觉是用来给狗过的——嘴里大声地骂着脏话，向关他的人叫嚣着放他出去。叫了很久——也不知是多久，反正我知道刚才太阳还在窗口，现在已经在我的头顶了——除了这个男人的声音，我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

这个男人愤怒了，躬着背使用他所有的力气去踢打那面狗洞一样的门，竭尽所能地骂着他能想起的脏话，但是一切都于事无补，门一点都没有受到损害，相反是男人弄得筋疲力尽。他坐在床上，呼呼地喘气。他坐了几秒钟，忽然站起来，转过身去拉床，看样子他是想把





床拉下来，可是空间太小，他不断地撞到头顶的天花板，而且床是被焊接在墙上的，他的拉动根本就无济于事。

我看到他拉着拉着身体就软了下来，终于坐到地上哭了起来，口里在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放我出去。

他这样一坐就坐了很久，口里反复地重复着那句话，只是他的神情已经显得呆滞，目光空洞。

可是这间屋子外面依然没有一点动静，似乎这间屋子就是全世界，只存在这个男人的声音。

又过了很久——这时太阳已经下降到我的另一面窗口——男人似乎是太累睡着了，这时屋外突然有动静了，那扇小门被提起来十几厘米的样子，从外面推进来一盘馒头，之后门又迅速地拉合上。

男人听到声响就立刻醒了，他猛地跳起来，嘴里叫着放我出去，头却撞到了屋顶，随后他趴了下来，向门扑去，可是门开关的速度太快，男人还没有碰到门，门就关上了。

男人愤怒地抓起装馒头的盘子，向门使劲砸去，嘴里叫着，我不要你们的馒头，我只要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见没有。

可是只要男人停下来，就是一片死寂。

男人对着小门又是一阵猛踢，一直踢到筋疲力尽才停下来，然后他坐到床上，勉强能够伸直腰，他双手捂着脸，低声啜泣起来。

我把眼睛从墙上的洞前移开，这时窗外已是满天星光。我想这个男人得罪了什么人，会被这样关起来，而且他好像不知道被谁关了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起来。

我想到这里打了个哈欠，看了这个男人一天，我也累了，对于墙那边的男人，我根本就没什么感觉，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只是在看电影一般看他在那间窄小的屋子里挣扎，发疯。

我想，他完了。他就在墙的那边吗？那未必，也许他在另一个世界，我和他有很遥远的距离，我只是很偶然地看到了这一切。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时顺便往墙洞里看了一眼，发现他正在吞食馒头，哼，人再怎么坚持，也抗拒不了饥饿的折磨。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被老板打来的电话吵醒，他在电话里对我破



口大骂，因为我把他交给我的那个业务搞砸了。其实我是故意的，因为我实在觉得很累，成天在外边跑，收入还很低微，有一点没做好就要被老板一顿臭骂。公司里的氛围也很够呛，员工们都在留意你的失误，一旦你的工作有破绽，他们立刻就会去老板那里告发。一年下来，我实在是受够了，没有工作也好，我只想要暂时轻松一下，得到一点自在的空间。

于是我对着还在电话里喋喋不休的老板吼道，你去死吧，老子不干了。电话里一下子没声音了，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做，我痛快地把电话挂掉，然后狠狠地将它摔碎。

我又来到那个小洞前，用一只眼睛向里面看。那个男人正睡在床上捶打自己的胸膛，胸膛被他敲打得砰砰直响。他的眼睛盯着一片雪白的屋顶，直直地盯着，像是在那除了白色什么也没有的屋顶上寻找什么。

这时候太阳又出现在了我那面向东面的窗口，晨曦的阳光这般灿烂，柔和温暖，可惜这个男人看不到，他所在的屋子是全封闭的，惟一和外界连接的就是那扇狗洞一样的小门。也许还有我墙上这个小洞，但不知算不算。

他从床上坐起来，勉强把身子打直，他的目光茫然无神，脸上长出了一片黑色的胡碴，头发看上去油乎乎的在泛光。他的脸颊一夜之间瘦削了大半，仿佛是被一把刀在面部划出的直线。

小门在这时候又被提起来，从外面推进来食物，这次不是馒头，而是一碗米饭和一碗肉。食物推进来后小门依然迅速拉下。

男人看见小门被提起来的瞬间身体抖动了一下，眼睛里忽然有了颜色，皮肤也一下子红润起来。他以最快的速度扑向小门，把脸紧贴着地面，像是在使劲地往门外看，可是食物挡住了他的视线，外边的世界仅仅在两三秒的时间里向他打开一条缝隙，随后便紧紧地关闭上。

他在地面上趴了许久，一动不动。推进来的饭和肉在不断向四周散热，热气在空中腾起来，然后，慢慢扩散到空中，显得闲散不迫。

过了许久，饭和肉早已不再冒热气了，他才从地上缓缓地爬起来，仿佛是一只肉虫没有骨头那样，他的动作绵软乏力，这让我想到一个





热血青年被抽掉理想后的表情。

他爬起来后并没有发火，而是在地上又坐了很久。他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神情。就这样，整个世界一片死寂，听不到一点声音，就像跑到无垠的平原上，只有一个人，在平原上，没有风，没有动物，没有植物，甚至连微生物也没有，什么也看不到，无论向多么远的地方望去，都只能看到茫然。

接下来，我似乎听到了一些微弱的声音，开始时我要竖起耳朵听，但这声音越来越清晰，最后如雷贯耳了，竟然是男人的呼吸声。呼吸均匀平缓，他竟然睡着了！

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了，因为他在睡觉的时候都没有把身体完全展开过。

当太阳出现在我的另一个窗口时，他醒了，一醒来他就开始哭，刚开始是放声大哭，手在胸口捶打，哭了一会后声音变小了，再过一会，竟然没有声音了，变成了完全的啜泣。他低下头，一只手去抓饭往嘴里塞，另一只手擦着汹涌的泪水。

吃完饭后，他想站起来，可是他只能躬着背，他用手去撑屋顶，似乎是希望把屋顶掀开。最后他想了个办法，他半蹲着，然后把背发直。一开始他不能把背发直，一点点地，他把背勉强发直了，他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的轻松。

之后的时间里，他就坐在地上发呆，有时口水还会从他的嘴里流出来。有时他又显得有点烦躁，从地上起来，在窄小的屋里来回爬动，就像一只狗。或者，他会睡到床上去，抓抓这里，挠挠那里，扳扳脚趾，甚至查看生殖器。

我感到他无聊至极，于是我离开那个小洞，这时窗外又是满天星光。

晚上睡觉时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能够救他。我冷笑了一声，谁也没办法救他。

第三天早上我睡得很香，直到太阳光照到我的床上时才起来，这时的太阳已经有些炫目了。

下床后我首先到墙洞前去看。这一看吓了我一跳，他的头发长了，



胡子也长了，他面目黎黑，在屋子里爬来爬去，像一个野人。

他有时会在屋里来回地爬，有时从地上爬到床上，又从床上跳到地上，有时又什么都不做，独自坐着发呆，然后突然地就大笑起来，手舞足蹈；有时又会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也是手舞足蹈。

他的眼神看上去像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又像还有什么。这时那扇小门又提起来了，但这次却出乎意料地缓慢，送进来的食物也更好了，是一只鱼，而且做得色香俱全。

那个男人看见小门提起来后，就慢慢地爬过去，把鱼拿起来一口一口地吃，看上去吃得很香，很满足。

这时小门才慢慢地拉下，但我却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男人慢慢地品尝那条鱼，表情悠然自得，仿佛身在仙境。他把鱼肉一块一块地扯下来，送到嘴里，再把鱼刺一根一根地吐出来，这无疑是在享受大餐了。

他大概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整条鱼送进肚子里，吃完后他又开始在屋子里爬来爬去，床上床下，一圈一圈，好像他觉得这是一项十分有趣的活动。

我看着他就这样爬着，有时候他还会突然笑，他满脸肮脏的胡须随着他的脸部的变化而变化，他的眼睛让我觉得像是在看一只动物，看着看着我就吐了，吐得天翻地覆，头昏脑涨。

他很快活，爬跳了一阵后在地上睡着了，他睡着时也是躬着背的，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已经驼背了。才三天而已，三天，他就彻底改变了。

他睡醒了以后又开始爬来爬去，在身上找虱子。这时，太阳又出现在了另一面窗口，我看着那太阳，觉得夕阳美丽却苍老无比。

那扇小门又提起来了，从外面响起了声音，这个声音在叫一个名字，然后说，你爬出来，爬出来就可以离开。

那个男人一动不动，接着，他转过头来，朝我咧开嘴嘻笑。

我看到这时浑身瘫软无力，一屁股坐在地上，而刚才那个声音喊叫的名字，正是我的名字。



谁在暗处

丁 玫

我想我得出发了。

她从那幢白色的公寓里走出来，昂首挺胸。当时我就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看着她从我面前走过去。显然，她刚刚是进行过一番打扮的。平时规规矩矩束起来的头发现在已经被放下来，遮住耳朵和脖子。细小的波浪铺散开，随着她的步子有节奏地摆动。她穿着黑色的夹克式外套和一条束口的带有褶皱的窄口裤，脚上套着两只颜色不一的高帮球鞋。她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远远地飘过来钻进我的鼻子。她化了淡妆，整张脸看起来更加精致。当然，不化妆的时候她也是十分漂亮的。

她从白色的公寓里走出来，从我的面前走过去，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她看不见我，我在暗处。

在她留下香味消散殆尽的时候，我跟了上去。

街上有很多人，胖的瘦的，和谐的尖锐的，密密麻麻塞满了道路。我有些不自在。说实话我并不喜欢热闹的地方。那些生硬的面孔油腻腻的脑门像锤子一样撞击着我的胸口，让人气闷。相比之下，我更乐意呆在狭小逼仄的厕所里看旧报纸。可是因为她，我出现在这里。

她漫不经心地往前走，时不时逛一下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店，摆弄一下里面的耳钉或者手机挂饰。从一家不到十平米的小店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耳朵上多了俩亮晶晶的大耳环，足有公交车的拉环那么大，她的长头发都遮不住它。

我当时一定皱了眉头，那两个明晃晃的东西发出的赤裸裸的光像臭鸡蛋一样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脑门上，很不舒服。

她穿过一整条商业街，一直向前走，没有回过头。我不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表情。但我想她的脸上一定有着笑容，并且带着矜持的自得。因为我看见街上十之八九的男人都在看她。假装不经意地或者干脆毫不掩饰地看着她。所有有着雄性荷尔蒙的动物对于出挑异性的欣赏都是理直气壮的，哪怕是一条被骗掉的狗。而另一方总是对这种纯欣赏的或掺杂着复杂情绪的目光或多或少抱有一些享受的态度。

我不知道她要去哪里，她这样东走西逛地让我无从判断。我只有在她身后小心翼翼地跟着，看着她的背影，一直走，并始终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这样才不至于被她发现。

不要对我的行为产生怀疑，我没有任何不良的企图。况且，她是认识我的。当然，也有可能不认识。或者，不认识但见过我。总之，我没有恶意，尽管的我行为不是那么光明磊落。

走到商业街尽头的时候，她停住了。我一惊，赶紧刹住，在离她不到十米的地方停下来装路人甲，若无其事地哼起小曲。她没有发现我。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按了一下，撩开头发，把手机贴在那个公交车拉环的上方。原来是接电话。

街上都是嘈杂的声音，唏里哗啦从四面八方涌来，灌进我的嘴巴、耳朵和身上分泌着油脂的毛孔，像溺水一样不好受。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她离我太远了。我只能看见她侧过来的脸上半个嘴巴一张一合一合一张像鱼吐着泡泡。过了一会儿，她挂了电话，朝右边走掉。

她进了图书馆。我小跑两步，追上去。

图书馆很冷清，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它的墙壁上没有约定俗成的“禁止喧哗”，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又一幅色彩浓烈得如同中年妇女脸上的劣质妆容一般的抽象画。阅览室里的书架像棺材一样孤独地排列着，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地板，所有的一切恰到好处地营造出停尸房的效果。

她走到一排书架前，挑了一本墨绿色封面的厚书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细细地看。没有注意到我。





我倚在服务台边上，图书管理员正趴在桌上熟睡，自始至终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并流淌着口水。

其实我并不想叙述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的，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她一直坐在那里，把书翻得哗哗作响。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在看书还是在干什么，总之，她就那么坐了将近三个小时。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她那岿然不动的姿态让我有些恼火。但是我又无可奈何。好在，在我忍无可忍快要爆发的时候她站了起来。她突然站起来，面目扭曲。她打开窗，狠狠地把书丢了出去，然后快步走掉了。我的天，这可是三楼，希望没砸到什么。

她步子很快，我不知道她这是怎么了。虽然有些怪异，但总算是走了。这下好了，我活动活动筋骨，跟在后面。

天已经暗了，城市依旧处在兴奋当中。原来这个城市的夜晚还是很美的。黑暗遮住了一半的丑陋，剩下的一半在朦胧的光线下美好起来。我喜欢这种伪装，虽然不真实但起码赏心悦目。这和明星上台表演总要化妆是一个道理。

她似乎依旧是没有目的地乱晃。我开始为我这场无聊的跟踪感到后悔。这简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纯属浪费时间。我气闷地拖着腿，看着她的背影一荡一荡。

从街角走过的时候几个站在街边的与她年纪相仿的男女喊了她的名字，她答应了一声，走了过去。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和那些人打交道。他们衣着怪异，言行粗俗，很让人讨厌。路人用不屑的目光看他们，从他们身旁绕过去，仿佛那是一堆污秽。

她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说话，背对着我。我无力地想这又将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了。于是我在离她十几米远的位置蹲下来，靠着墙。

她点燃一支烟，娴熟利落地吸了一口，然后继续聊天。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火光在他们中间明明灭灭。从他们手指间，口腔里冒出来的青烟像蛇一般扭过来扼住了的脖子。妈的，我朝着他们的方向狠狠骂了一句，去死。

我以为他们听不见的，毕竟我离他们那么远。可是我那句“去死”还没说完，一双双眼睛就瞪了过来。接着，她也回过头来。



这很可怕。不是他们愤怒的眼神和表情，众所周知，我很牛逼，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是，她回过头，目光准确无误地落在我身上，这就让我慌了。

她看见我了。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算是我的失误。那些人朝我这边走过来，龇牙咧嘴地。我想如果我现在消失掉就好了，那会减少许多麻烦。这个想法冒出使我很兴奋。但是，我想如果就这么突然一下子消失掉是不是有些太突兀了，会吓到他们，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有着特殊的才能。所以得先铺垫一下。我看了看四周，有一个垃圾筒和一个油漆剥落的大邮筒。很好。

我站起来朝他们笑了一下，以示亲和，然后转身走到邮箱那里躲好，钻进去。垃圾筒可太脏了。我先扒在邮箱塞信的那条缝上，像挤牙膏一样把身体一点一点挤进去，前后不到五秒钟。我很得意，他们看不到我了。

很快，我听到周围有人发出不可思议的声音和咒骂，接着是一阵乱七八糟的撞击声。我朝邮箱的投信口向外瞄，他们把垃圾筒踹翻了，正站在一堆垃圾中气呼呼地东张西望。我有些想笑。

好脏，我走了。我听到她说。然后就捂着鼻子走掉了。她没有在意我。

那拨人叫骂了几句也无趣地离开，谁也不想被别人误认为是捡破烂的。于是我赶紧从邮箱里钻出来，拍掉粘在身上的几封信，扯平弄皱的衣服，朝她走的方向奔过去。

右转。右转。再右转。

她走进一家不到十平米的小店，里面卖的是一些廉价的装饰品。店里的老板娘是一个肥胖的女人，正向她推荐一对足有公交车拉环那么大的耳环。那女人脸上劣质妆容如同图书馆墙壁上色彩浓烈的抽象画。她使劲地笑，五官就挤在一起，全身的肥肉向水一样晃荡起来。我的胃开始翻腾，于是我扭过头不再看她。

她出来的时候，耳朵上又多了一对大耳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用“又”字，事实上，她只戴了一对耳环，刚刚从胖女人那里买来的。

在路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接了一个电话，接着朝右边的街道走去。





我纳闷，那边是图书馆的方向。

她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站在图书馆大楼前愣住了。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似乎哪里出错了，但是我又弄不明白。

我就这么一直站在那里，想找出是哪不对劲了，思维很混乱。而就在这时候，有什么东西从空中落下来重重地砸在我头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我感觉到头部传来的剧痛，我觉得我的天灵盖一定碎掉了。我倒在地上，侧着头，脸贴着冰冷的地面，硕大无比的耳环从我的耳朵上掉下来，滚到路边。来来往往的人群从它上面踩过，毫不留情。在我鼻尖不到一尺远的地方，一本厚厚的墨绿色封面的硬壳书无辜地躺在那里。

她飞快地从图书馆走出来，从我身边走过去，没有看我一眼。她仍旧没有在意我。

我叹了口气，闭上眼睛。

彩蝶翩跹

郭 龙

不知为何，有些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活在梦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分外易碎，拿捏不得。彩蝶刚死的时候，我以为这种感觉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无疾而终，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身陷其中无法自拔，而且有越陷越深的趋势，就像吸毒者甘之如饴地用毒品蚕食自己的生命……

长年累月地做梦让我明白，遇上某个人是因为自己的命欠这个世界一份债，这份债给了你无比明晰的人生态度，明晰到需要你一生的时间去偿还。

彩蝶小我一岁，是我家的邻居。我们同其他村民一样面山而居，祖辈父辈都是靠锄头养活自己的农民。

彩蝶特喜欢蝴蝶，每次看见都会非常兴奋，又蹦又跳地拍着手掌，脸上的笑容灿烂如盛放的山茶，清新且爽朗，不留一丝烦恼侵占的余地。隔山有一片花海，东风才吹了几下，数不尽的蝴蝶就争先恐后地在那里嬉戏。十岁以前的彩蝶时常缠着让我带她去看蝴蝶。她一跌进花海就仿佛一抹春光融入自然，让你分不清在你眼前快乐笑纵情跑的是一个女孩，还是一个误落凡尘、不食人间烟火的蝴蝶仙子。而我总习惯微笑着看她把新编好的大花环戴在头上，然后对蝴蝶奋力地呼喊：“带我一起飞吧。”当时我总想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她与蝴蝶嬉戏花间的模样，但字穷墨尽的现状早就决定了徒劳无功的结果，所以淡淡的懊恼与自责总会在我看见彩蝶时萦绕心头。

